

生命的见证

回眸曾经的岁月

林书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生命的见证

——回眸曾经的岁月

林书岭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见证：回眸曾经的岁月/林书岭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5
ISBN 7 - 5087 - 0946 - 2

I. 生... II. 林...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515 号

书 名：生命的见证——回眸曾经的岁月

著 者：林书岭

责 任 编 辑：张英杰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 联 方 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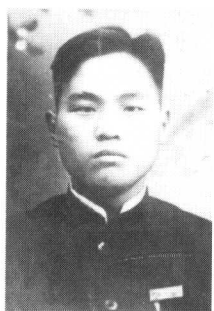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5087 - 0946 - 2/I · 232

定 价：16.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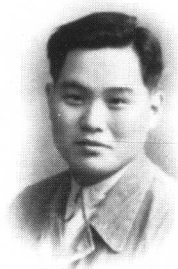
中学读书时留影



1955年7月参军
后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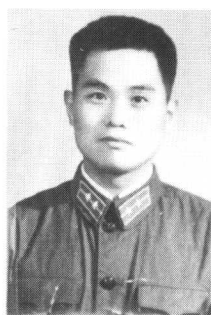
1955年7月—1958年3
月在通县军械学校学员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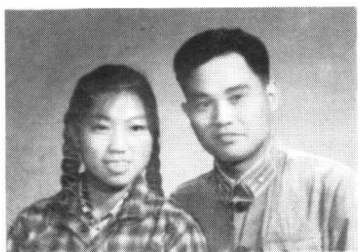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后在团修械所
当修理技师时留影



1962年8月
在福建前线留影



1965年6月1日
取消军衔前的留影



与爱人合影



1967年11月全家福



1976年10月全家福

序 言

怀旧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回忆是一种责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革命回忆录，记述他们在推翻三座大山创立新中国的战争年代里，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和革命故事，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当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很多参加过抗战的老英雄们，回忆他们与侵略者拼杀的人生往事，是那样的感人肺腑。

光阴荏苒，我们这些上世纪 50 年代参加革命和工作的年轻人，今天也成了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了。我们这代人，没能赶上枪林弹雨的战火考验和洗礼，但我们在退休前的几十年岁月里，参加了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经历了国家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应该说，我们这代人的亲身经历也是丰富多彩的。

今天，我们这些虽然退休但还不算太老的老同志，在平静安逸的退休生活中，根据个人的爱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回忆和总结个人的人生经历，写点人生故事什么的，这无论是对丰富自己的休闲生活，练脑健身，还是给下一代留点“传家宝”，都是很有意义的。

林书岭同志是民政部的退休职工。他在退休后的一场大病中萌生了写自己人生经历的心愿，五六年来，他一直心无旁骛地坚持着写，不但从不间断的劳逸适度地写作中，动了脑，练了手，健了身，抗过了两场大病，身体康复如初，而且，从精神上感受了极大的满足。

作者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河南某地一个贫农家庭，对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血与泪地控诉，读来催人泪下。几年前，出版界推出了“百年人生丛书”，很多名人名家都在回忆撰写和出版自己人生之路一类的书籍，内容多是回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劫难的往事，回忆个人在旧社会经历苦难生活的则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在旧社会饱受阶级苦，饱含民族恨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书中这部分内容更显得可贵。

全书以时间为顺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语言朴实，引人入胜，充满着人生百味，很有可读性。

易卜生说：“青年时期种下什么，到了老年就收获什么。”有耕耘就会有收获，退休后该是收获的时候了。写人生回忆，记述百岁人生，不是谁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为之。感谢林书岭同志为我们献上了一本好书，也希望更多的老同志拿起笔来，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李寶庫

2005年

目 录

第一章 不堪回首话童年	(1)
一、度荒年	(1)
父亲被抓壮丁	(2)
点种	(4)
祈雨	(6)
饿死不逃荒	(8)
吃舍饭	(10)
拾柴禾	(11)
挖野菜捋树叶	(14)
烧吃棉花籽	(15)
便秘和浮肿	(16)
村中一景	(18)
吃“碾转”拾麦穗	(19)
蝗虫来了	(22)
夜遭贼盗	(24)
老太太智斗凿洞贼	(26)
我家二次被凿洞，一声枪响吓跑贼	(28)
当小工去	(31)

父亲回来了	(35)
二、家乡沦陷记	(38)
父亲在家的日子真美好	(38)
“跑反”	(40)
当亡国奴	(42)
从飞机疯狂扫射下的血泊里爬出来	(44)
三、国民党中央军又回来了	(47)
智救大姐	(47)
当童子军	(49)
恶棍校长	(52)
卖油馍	(54)
娃娃亲	(58)
苦中有乐的童年	(61)
 第二章 解放了，少年十五初长成	(70)
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70)
选农会	(70)
大军剿匪	(72)
镇压反革命	(74)
戒毒与禁赌	(77)
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	(80)
二、殷切的企盼	(83)
学唱戏	(83)
学农活	(90)
三、迟到的觉醒	(92)
一次戏闹后的心灵撞击	(93)
几位启蒙恩师	(96)
 第三章 学文习武 选择人生之路	(102)
一、初中三年：从朦胧中逐渐明确了人生志向	(102)

难忘的一天	(102)
背干粮上学, 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父母	(104)
一出戏成了全校“明星” 又一出戏演砸了锅	(107)
短暂的梦	(108)
二、应征入军校 浇铸人生基石	(110)
参军离家的代价	(110)
决不开小差	(114)
与帝国主义赛跑	(117)
她常常来到我的梦中	(120)
国家考试与毕业分配	(122)
 第四章 青春无悔	 (127)
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127)
不经意间踢出了头三脚	(128)
两篇文章发表 骡子马遛出了圈	(131)
在师文艺创作组当专业“坐家”	(134)
突遭批判 折笔为誓	(137)
一天“两会”再赴太原	(140)
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142)
二、紧急入闽作战	(145)
南下路上	(146)
决战前夕	(149)
悠闲逛福州	(151)
今夜静悄悄	(153)
违纪纪实	(157)
三、故乡啊 我的父母之邦	(161)
游子探家 家在哪里	(161)
大队食堂即景	(165)
父母来队探望	(168)
司令员的一席话	(170)

四、我在石家庄的风花雪月	(172)
找对象，既不浪漫，也不顺利	(172)
风雨恋情	(175)
要老婆 也要党员	(178)
五、失落与奋斗	(182)
屈辱的工作调动	(183)
憋不住了又拿起笔	(185)
儿子出生前后	(187)
野营轶事	(190)
第五章 在连队的日日夜夜	(196)
一、迎接挑战到连队去	(196)
突如其来的一次谈话	(196)
带着一名特殊战士到连队报到	(198)
二、带领连队去野营	(199)
行军途中	(200)
老团长亲临支委扩大会	(203)
军区“高参”来连队蹲点	(206)
驻一地红一片与帅哥靓妹	(209)
实弹射击和全团政治工作现场会	(214)
三、年终总评 首创四好	(218)
年终总评前的一场硬仗	(219)
评上四好连队后的苦涩	(222)
四、地震突袭，夜奔灾区	(225)
震灾就是命令，夜奔隆尧	(226)
战斗在冀县桥北店村	(229)
不受村支书欢迎的救灾连队	(232)
救灾总结后 调离八连	(234)

第六章 十年内乱 十年教育	(238)
一、火红的年代	(239)
从农场田野到北京街头	(239)
哦！红海洋	(241)
西红一台观礼记	(243)
红卫兵接待站	(247)
红卫兵战斗成果展	(250)
二、动乱的年代	(251)
从夺权到武斗	(252)
批斗批斗还是批斗	(254)
河北无极县“支左”始末	(256)
三、盲目崇拜的岁月	(260)
宣传股长都忙些什么	(261)
普及样板戏	(267)
并非笑话的小故事	(270)
“苏修”导弹上架和长途野营拉练	(280)
“9·13”事件前后	(284)
四、反思与沉默	(286)
紧张形势下的一次彻夜长谈	(287)
我想有个家	(290)
理论组五年	(297)
“一月追悼”和“四五”事件	(301)
追查 抓捕 转弯子	(309)
后 记	(313)

第一章 不堪回首话童年

我的童年，即从1942年至1947年9月，家乡解放前的那段童年，是在万恶的旧社会的苦难与煎熬中度过的。

1937年11月，我出生在豫西农村佃农家里，从5岁记事起，经历了父亲被抓壮丁；1942、1943年中原大旱，庄稼颗粒无收，蝗虫遮天蔽日；1944年4月，日军入侵继而占领，人民生灵涂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欺压百姓，国军飞机对手无寸铁的人群狂轰滥炸，疯狂扫射，我从飞机轮番扫射后的尸堆血泊里爬起……父亲被抓后中途逃跑，长期逃亡在外，母亲带着幼小的我和小我4岁的妹妹，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刮树皮、挖野菜、捋树叶、捡柴草，全身浮肿，几近饿死。亲戚邻居不少人家外出逃荒，有去无归，饿死荒野。这一桩桩、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今天又从记忆中涌现了出来。这种对童年往事的回忆，是那么凝重，那么强烈，令我不得不提笔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

一、度荒年

在旧中国，河南人民受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之苦罄竹难书。在我国灾害史上占重要一页的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使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田地坼裂，庄稼绝收，饥民讨荒要饭，饿殍遍野，人口死亡过半，人吃人的现象也不鲜见。

父亲被抓壮丁

家乡老百姓有个说法，叫“三岁记事”，是说小孩子从3岁起就能记住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我在写这篇童年回忆之前，曾在记忆的深处反复搜索，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从何时开始记事，记得起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结果是我5岁（1942年）时发生的父亲被两个警察抓走的事。可以说，这件事是我记得起的第一件最凝重而又最清晰的事。

那天天气很好，母亲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提着小瓦罐去给在田里干活的父亲送午饭，我跟在母亲身后边走边玩。这块地是父亲租种王庄大地主家的地，父亲在地里锄青青的麦苗。父亲看见我们来，就放下锄来到地头的树荫下准备吃饭，母亲和父亲说着什么。这时，从地头的路上来了两个警察，一高一矮，矮个子肩上还背着盒子枪。我好奇地看着他们俩。他们走到父母跟前，不知说了什么，声音很大，好像是说让父亲跟他们走。母亲抱着妹妹，跟他俩吵，矮个子推搡了母亲一把，母亲打了一个趔趄，妹妹大声哭起来，我赶紧去扶母亲。听父亲说，别动手，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两个警察押着我们一家四口人回了家，父亲和那个高个子警察在屋里坐着，矮个子坐在屋门口的门槛上，手里老按着他的枪，母亲先是给父亲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又到厨房给父亲做饭，我看着妹妹。我不知道警察要带父亲到哪里去，又不敢问大人，只觉得肯定是不好的事。

邻居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院子里来了很多乡亲，有的人还帮母亲做饭，这时院里传出声音：“保长来了，快让开”。这时一个穿得很阔的中年人，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进了屋子，大声说：“去吧，为国出力吗，啊！”在他和警察说话时，又进来了一位拿着水烟袋的老人（我叫他大伯），进来就说：“孤子不当兵。

这是古之常理，咋能乱抓人？”保长急了：“你懂啥，现在是非常时期，是壮丁就得当兵。”说话中，母亲端饭过来，让父亲吃，父亲顺手拿起小包袱，对保长和警察说：“走吧——”又对母亲说：“我不饿，不吃饭了。”保长等人跟父亲出了屋，我放下妹妹也走了出来。

父亲在院子里同邻居们说着话，母亲抱着妹妹拉着我，哭着对父亲说：“你可要早点回来！”父亲回过身来抱了抱妹妹，又蹲下身来对我说：“灵^①，你是大孩子了，要听恁母^②的话，看好你妹妹，啊——”说完，又直起腰对母亲说：“我会回来的，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母亲放声大哭，父亲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在两个警察和保长的押送下，走了。

现在想来，父亲那时被抓壮丁抓走，与母亲、我和妹妹，无异於生离死别。但是，因当时我才五岁，似乎还不知道这件事有那么严重，再者，两个警察除在地头推搡了一下母亲之外，并没有太过激的动作，也没带绳子脚镣之类的东西，所以只记得母亲哭，好像我并没有哭。后来，我又见过村上多次抓壮丁的事，捆绑索绑的有，带上脚镣手铐的有，吊起来打的也有，比起他们，我父亲幸运多了。

父亲抓走后一直没有消息，保长警察夜里又来我家，翻箱倒柜屋里院里地搜，我和母亲看着他们凶恶的样子，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走后，母亲说：“八成你父亲跑了，这是来搜人的。”——后来消息得到证实，父亲在两个警察押送的路上，在他俩的眼皮底下，竟真的跑了。有一段时间，到夜里总有人在我家周围转，母亲一点也不害怕，对我说：“放心吧，你父亲不会

① 因父母不识字，故我的名字当时只有音，并无文字，这里暂用“灵”字代之。

② 那时家乡对父母的称谓不规范，叫爹娘者有，叫叔婶者有，叫伯母者也有，只是没有叫爸妈的。我叫父亲母亲谓伯、母。

那么傻，不会回来叫他们抓住的，早跑到远处去了。”

此后几年，父亲逃亡在外。我和母亲，日日夜夜盼父亲回来。

点种

父亲被抓走之后，地主家即收走了我家租种的土地。母亲、我和妹妹只有依靠自己家的三亩石头盘地为生。这三亩祖传的土地在山前半丘陵地带，地里石头比土多，下过雨后，石头上的土被冲刷，石头“亮”了出来，一眼看去地里全是明光光的石头，家乡人叫这种地为“石头盘”地，也叫薄地。十分贫瘠。

该种秋庄稼了。那几天母亲每天让我在家看妹妹，她到处央求人，总算将地里一多半种上了谷子（也叫粟，去壳后为小米），另一少半母亲打算点种玉米（也叫“棒子”、“包谷”，家乡人叫“玉蜀黍”）。母亲很着急，要趁墒情赶紧点种，大家都在忙，也不好再求人，母亲一边拾掇着玉米种子，一边对我说，明天咱俩去点种玉米，再晚就出不了全苗了。我赶紧把父亲用的锄拿到院子里，准备第二天到地里干活。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母亲就把我叫起来，她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拿着玉米种，可我怎么也扛不动父亲用的那把锄，母亲一手拿锄，我又怎么也背不动那半袋子玉米种。我很着急，母亲笑笑说：“唉！你才五岁，有的人家五岁的孩子还吃奶呢！”母亲找了个小袋子，放进小袋子里一些玉米种，让我拿上，还告诉我：“等把这点种完了，我喂你妹吃奶，你回来用碗再向小袋子装，你多跑两趟腿就是了。”

到地里后，天已蒙蒙亮，地里已经有人在干活，母亲把妹妹放在地头土坎子上，用衣裳围好，她拿锄挖坑，我在一边把两粒玉米籽扔进坑里，母亲再把锄板上的土放入坑里，为了保墒，还得用脚在土上踩一下。踩这一下，很有学问，既不能踩得太重太

实，这样苗可能钻不出来；也不能踩得太轻或不踩，这样保不了墒，苗更出不好。踩得轻重是由墒情和土质决定的。母亲讲得很清楚，但她没拿过锄板挖坑，以前都是父亲用锄挖坑，母亲扔籽，这次母亲用锄板挖坑，干起来很吃力很别扭，有时锄板砸在石头蛋上，只听响声不见土！还有，母亲缠过足，是小脚，踩土总得踩几下子才能踩匀。我想踩，可我的脚还不及母亲的脚大。就这样，我和母亲别别扭扭地干着，速度自然很慢。母亲说：“不着急，点种一棵多一棵，总能种完。”小袋里的种子用完后，我回家拿玉米种，母亲给妹妹喂奶，休息片刻接着种，半亩地玉米，我们整整种了三天。我和母亲艰难地点种着玉米，心里真恨自己太小，等我长大后，我能拿动锄板挖坑，就不用让母亲这么难了。心里更恨那两个坏蛋警察，他们要不把父亲抓走，我顶多看着妹妹，由父母干活，说不定还在被窝睡觉呢。

谷子玉米总算都种上了，几天后谷子苗、玉米苗都从土里钻出来了。一天早晨我到地里拾柴禾，路过地边，看到嫩绿的小苗叶上带着露水珠，在早晨刚刚升起来的阳光下，闪着亮光，真是好看极了。尤其看着我和母亲点种的玉米，那嫩苗一天一个样，拔着一样向上长，我心里真是又甜又美。我看着那一棵棵小苗，想着它们要慢慢长成一棵棵谷子、玉米，要结成一个个谷子穗玉米穗，我和母亲就能吃上自己种的新粮食，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呀！我想着，在地里走着，小心翼翼不踩住庄稼苗，见了杂草就赶紧拔掉，一定不能让杂草挡住庄稼苗向上长。

种庄稼谈何容易。谷子苗出土后，要横苗（即剃去多余的苗），玉米苗要在苗的根部施肥，还要锄地保墒去野草，母亲整天带着我和妹妹冒着烈日，伴着星星月亮在地里忙着，盼望能有个好的收成。

说来也巧，当我正在写“点种”一节，心情由于对60多年前的往事回忆而悲怆不已时，五岁的小孙子手里拿着他不知从哪